

晦

明

軒

稿

輿地之學古有所受自商書今  
古文系言山不陟強同然每樹一  
義必有依據厥厥參法日替焉  
臆同趙應仲連唱茲於肅祿翁  
卿承之於後自斯以下新視競  
出古義論止

國初諸儒始博稽故籍而信之不  
篤乾嘉之際截斷衆源力索  
漢學而專門之業既夥一偏而  
見之者得失參差未盡悉與余  
尋繹有年頗有異同其所難  
疑大抵當世魁碩擬侯之身後

有愛我者或為傳錄而新化  
邵君沅帆丹徒陳君善餘皆  
惠不已乃理舊編付之梓人不  
讓之謂知所不免私志冀為  
以歸于成故亦有所不恤焉  
光緒辛丑九月宜都楊守敬

清水考

上海圖書館藏

漢志南陽郡酈縣下有水出西北南入漢弘農郡盧

氏縣下熊耳山在東育水南至順陽入沔丹水縣下

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

文選上林賦注引應劭說亦云丹水

入說文清水出弘農盧氏山東

句

南入沔或曰出酈

山西應劭曰清水出盧氏南入沔

漢志育陽縣下注

據許應

兩說似合漢志盧氏酈縣二水爲一者故錢氏站斟

漢志以酈縣之育水卽盧氏之育水段氏玉裁注說

文謂二清異源同流王氏筠則謂說文前說之清水

卽漢志過順陽之育水至陳氏澧亦以漢志盧氏之育水當白水而謂西漢無順陽改爲襄陽又謂漢志酈縣之育水當作湍水又謂酈縣爲今內鄉育水出東北二百里不得過酈縣北之數人者皆治漢志說文名家糾紛若此後學將何所折衷余以爲錢段王由讀說文不審陳氏則由讀漢志水經注不審又不博攷舊說但憑臆斷也說文之例凡一名兩水或三水者卽分別著之如漳水則濁漳清漳南漳並出汶水則琅邪朱虛泰山萊蕪並出是也其有本一水而

所出有遠近之不同則稱一曰以別之如漆水入渭

一曰入洛

此本兩水水經漆水注引無一曰入洛之文段氏刪之是也

沂水出東

海費一曰出泰山蓋沮水出樂浪鏤方一曰出沮水

縣是也渭水出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夏書以爲出鳥

鼠山潔水出東郡武陽桑欽說出平原高唐亦其例

也

夏書桑欽上不可再著一日字

其本只一水並無異義而故書參

差名稱不同不可偏舉則稱或曰以該之沔水入江

或以爲入夏水汾水出太原晉陽或曰出汾陽北山

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或曰出隆慮西山

共北山卽隆慮西山余別

有考  
漯水或曰治水與此清水出盧氏山東南入沔或

曰出酈山西皆其例也

桂氏馥見說文不言所入遂謂文有脫誤不知說文著所

出之異名其南入沔與前說同故不言也桂氏亦未知其例

蓋盧氏山之東卽酈

山之西考方定位絕無參錯皆指今之白河也與漢

志盧氏過順陽之育水毫不相涉至順陽之育水志

本承上出熊耳山卽今之老鸛河水經注所謂均水

出熊耳山南與丹水合者與漢志丹水入鈞之文若

重規疊矩毫無遷變知漢志盧氏之育水原本作鈞

淺人見說文所說疑是二水一出盧氏一出酈縣而

漢志廬氏有鈞水無育水遂舊筆依說文改之而不  
遑檢析縣下有丹水入鈞之文留此破綻幸水經及  
注所見漢志猶不誤故直以均水當之水經注云均  
水又南流注於沔水謂之均口下卽接以故地理志  
謂之鈞水蓋以鈞均字異而音同故加一故字謂漢  
志之鈞卽此均也淺人見其與今本漢志不合又改  
爲育水而忘刪故字與上文義不接且酈氏縱曲附  
班志而均育異稱不置一辭何耶此之罅漏全氏祖  
望趙氏一清戴氏震皆不致疑

全氏謂清育之  
不同亦曲說

段氏

亦知酈山西之清水本於漢志不可移易而亦牽於  
盧氏之清水以爲異源同流不知一過南陽一過順  
陽兩水入沔之處相去何止百里安得謂之同流乎  
至陳氏謂前漢無順陽按漢志博山縣下哀帝置故  
順陽應劭曰漢明帝改曰順陽師古曰順陽舊名應  
說非然則明帝改博山爲順陽復舊名耳水經均水  
注亦謂復舊名安得謂前漢無順陽又據酈縣在內  
鄉清水不得逕其北不知水經注明引郭仲產說酈  
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又言酈有二城北酈也戴氏

校曰後魏析置南北酈湍水逕南酈城東清水逕北

酈城北其說是也

南酈北酈雖分置縣於後魏而其兩城則皆漢城也戴氏說亦微欠

分明兩漢侯國不必盡與縣治同城此北酈爲縣治南

酈爲黃同侯國

見水經湍水注

如東高苑西高苑

水經瓠子河注

東

黔陬西黔陬

水經膠水注

皆侯國與縣治不同城之證且

有縣治與侯國地實相近而分屬兩郡者如北海有

安邱縣而琅邪有安邱侯國北海有劇侯國而菑川

又有劇縣此則兩縣並出其非一城尤可微驗陳氏

但知有南酈並不細核酈氏二城北酈之文疏矣

汪氏

士鐸亦只知有南酈遂圖潁水清水於  
極西以合東過酈縣北之文亦非也  
況晉書音義

引字林云育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漢山海經支  
離之山清水出焉注今清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  
漢酈離音字亦同玩郭氏說是並以酈縣因支離山  
得名矣又不第此也說文明云出酈山西卽本班志  
審如其說是一切皆誤矣陳氏著漢志水道圖說但  
憑今日地圖以印合漢志視酈道元如土苴此條則  
並班志改之以就己說凡故書雅記如說文字林山  
海經注顯與相背亦置之不論不議後有好學深思

之士其謂之何

陳氏又以潦河當漢志之洱水其實卽水經注之梅溪水非洱水也又見

潦河亦入白河則謂漢時二水各入漢與今異也不  
知漢志凡二水相等者雖合流而皆各著其入如豫  
章水與湖漢水同流皆稱入江康谷水與鬱水同流  
皆稱入海陳氏不知其例憑臆一概改之詳見余讀  
漢志例說

山海經漢志水經注廬江異同答問

或問海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一曰  
天子鄣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餘  
暨南郭於浙江下注引漢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  
中而於廬江彭澤下注云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  
按三天子都廬江與浙江同出是爲一地無可疑者  
浙江出三天子都水經注亦引之是今黟縣之黃山  
亦無可疑者況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在閩西北者卽  
廬江下一曰之名也郭注亦云今在新安歙縣東不

云在尋陽而忽以彭澤屬尋陽曾不知彭澤在尋陽則三天子都不在黟縣矣何以歧異如此應之曰此一由漢志之誤系一由水經有誤字漢志廬江郡下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廬江郡去陵陽甚遠何以粘合之據其所言是丹陽之清弋江也清弋江出黃山即三天子都北過石埭東南即陵陽又北過宣城西即宛陵而北入江無不與漢志合者且此水一名魯江廬魯聲亦近郭氏於浙江引漢志爲證而於廬江不引漢志者漢志系此水於廬江郡下地望遼絕郭未之覺

也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  
此明明有彭澤縣字故郭氏卽以尋陽之彭澤當之  
蓋舍尋陽別無彭澤縣郭氏亦未覺水經有誤字也  
自郭氏後酈道元所見水經亦如是故其注直引山  
海經三天子都以當廬山並力辨廬山由匡俗得名  
不如山海經記錄之遠顧其往復數千言祇釋廬山  
奇異而於經過彭澤縣西北入江之文不照蓋廬山  
之水其流甚短自發源至入江祇數十里不出漢柴  
桑縣地不得至彭澤始入江也然獨不思如此衣帶

之水水經何以獨立一篇余按漢志丹陽郡宛陵下有彭澤聚在西南廬江必當逕彭澤聚之北而後入江乃悟山海經所謂彭澤者指此也水經所謂彭澤縣者是彭澤聚之誤而郭景純酈道元皆未檢及郭氏爲水經所牽以彭澤屬之尋陽自是廬山遂亦有鄣山之目

晉廬山道人遊石門詩序云石門亦名鄣山

至酈道元時其說

已熟聞遂直以江南嶺當鄣山而不疑而漢志廬江水棄如土梗矣全趙戴諸家校訂水經注旣未覺其非而山海經三天子鄣分爲兩地畢郝亦熟視無覩

自錢獻之始疑漢之廬江爲清弋江而未能詳其誤  
系之故又謂水經注以漢志長沙國之廬水當之而  
不知酈之所云實非長沙之廬水

長沙之廬水水經  
汪在贛水篇中

陳蘭浦亦知爲清弋江而謂系之廬江下者以廬江  
郡由此水名不思漢廬江郡在江北所屬縣亦無在  
江南者何得因此水名

應劭曰廬江古廬  
子國當因此名

至汪梅村

亦知其誤肆口歸獄班氏豈有精如孟堅而不知南  
北若此當由淺人以廬江水與廬江同名故以移之  
而不知陵陽與廬江郡風馬牛也或又問漢志宛陵

下本有清水卽清弋江似不得復以廬江系之錢獻之以出太平者當廬江以出旌德者當清水按二水皆合於今涇縣其流不遠漢志似不得分著之應之曰此又誤中之誤者宛陵之清水本非今之清弋江今寧國之東南有二水源北逕寧國縣合流爲水陽江又北逕宣城縣卽宛陵而北合清弋江至蕪湖入江此卽漢志宛陵之清水也陳蘭浦汪梅村並以水陽江當清水是也自宛陵有清水無廬江後人遂以廬水當清水非事實矣或又曰如子之言是漢志誤系

如此前賢皆不之覺師古專注此書亦迷昧若此乎  
應之曰此未易一二言也漢志之誤系豈惟此如以  
河南之中牟爲趙獻侯所遷揚州之丹陽爲楚熊繹  
所封此非顯然誤系者乎師古皆不能訂之卽如零  
陵郡泠道縣下應劭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  
臣瓚曰宛陵在豫章北界相去三千里又隔諸水不  
得從下逆至泠道師古以瓚說爲是而不能實其地  
細核應說之泠水亦卽此宛陵之清水師古不能指  
之者以宛陵下已有班固自注之清水若加以應說

是複矣然應氏何至合冷道於宛陵此亦必淺人見

應劭是冷水與冷道字合遂以移之

亦與系廬水於廬江郡事同一

律

或又曰漢志涇縣下注引韋昭曰涇水出蕪湖今

陽溪河梅溪河實至涇縣合流爲清弋江若謂清弋

卽廬江而前漢已有涇縣自應因水得名予以清弋

江當廬水又以何水當涇水曰涇縣故城通典寰宇

記并云在涇縣東南則當在今寧國縣之西南是近

水陽江卽漢志宛陵之清水亦卽說文應劭之冷水

清涇冷音並相近故得通稱皆今之水陽江也顏師

古不能考之遂以韋說涇水系於涇縣下而清水與

涇水分爲二水矣近人又見梅溪河合流於涇縣之

北遂以梅溪當涇水不知漢之涇縣不在此也一統志云

漢涇縣在今縣西二里亦誤水經注又以涇水在臨城縣之東桐

水之西以地望準之似謂今青陽之蕎麥灣河然西

去涇縣甚遠必不然也蓋漢志之水酈氏已不能一

一證之故宛陵之清水置之不道而水陽江亦杳無

蹤迹矣或又曰漢志陵陽下引乘欽言淮水出東南

北入大江子以清弋當廬江又以水陽江當清水是

丹陽郡之大水已盡而又將以何水當淮水汪梅村以今之秦淮河當之其流甚短恐非班氏特引棗欽之旨應之曰水經注以旋溪水當棗欽之淮水是也觀其所叙經流亦卽清弋江則亦卽廬江矣此班氏兩存異文漢志原書陵陽下當是廬江出東南北入大江棗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謂棗欽之淮水卽廬江之異名也

應劭之冷水韋昭之涇水又是注者各存異文淺人未知

此例疑其爲複又漢志又恰有廬江郡遂以廬江移之此蛛絲馬迹可推尋者也或又問廬江水出三天

子都以漢志照之則其水當爲分江水所截安能穿  
分江水而北入江應之曰善哉問也廬江出三天子  
都此山海經文當是三代以前之水道自分江水出  
石城截流故漢志廬江不言出三天子都而但言出  
陵陽

水經本山海經  
不本漢志故誤

不惟此也凡丹陽所系之水皆

當在分江水之北至後世石城之水斷流於是太平  
旌德之水皆由南山而下北入大江今之清弋江水  
轉與山海經水經之廬江悉合由此知郭酈不以山  
海經水經之廬江在丹陽者以有分江水橫截之故

若如今日水道郭鄺豈曠曠若此

## 漢志絳水考

漢志上黨郡屯留下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注引作入漳又信都國信都下禹貢絳水亦入海水經濁漳水東北過鉅鹿縣東注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河之過絳當應此矣是以屯留之絳及信都之絳通爲一水故括地志云絳水出屯留縣西南東北至冀州入海本水經注說也而禹貢雖指云志云信都故漳

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卽禹  
貢之故道而絳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徙流酈元所謂  
絳瀆者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從其縣南故地志  
以此爲絳水而目縣北之瀆曰故漳河其後漳又復  
北道故水經叙漳水仍自信都縣西東北過下博而  
酈元云絳瀆今無水唐人謂之枯絳此乃漳水一時  
之徙流漢志以爲禹貢之絳水大謬余按胡氏說辨  
矣而謂絳瀆是漳水一時之徙流則非蓋未知漢志  
水經之例也今爲疏之蓋漳水出長子與絳水出屯

留其源本相等

禹貢時無清漳濁漳之分漢志於出長子者爲濁漳出屯留者爲絳水此

又三代下之分別禹貢只以濁漳爲正流故張洎曰絳水卽濁漳

漢志凡兩水相等

者則並著所入如豫章水與湖漢水同流而皆言入

江是也

漢志如此者甚多

此卽禹貢漢沔並出之例故

漳絳亂流互受通稱謂絳入漳可也謂漳入絳亦可

也

漢志以濁漳入清漳水經以清漳入濁漳亦卽此例

通典漳水橫流而入河

在廣平府肥鄉縣界

以地望準之其說是也

故尙書有北過絳

水之文過絳卽過漳也漢志言清漳出沾縣大要谷

東至阜成入大河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

漳漢時已以濁漳爲正流  
不復以絳水爲正流

蓋漢時清漳濁漳之目甚

著而絳水之名已隱故鄭康成有以淇水爲絳水之  
說漢志例兼綴禹貢見於總叙詳漳而不及絳非志  
例也故引桑欽書說以存禹迹至酈氏改漢志入海  
爲入漳者水經以濁漳立篇酈氏見屯留之絳水明  
明入濁漳安得不言入漳所惜者不應引漢志而改  
一字以就已說也觀其叙絳瀆言漳絳亂流入海  
知其所見漢志必不作入漳若  
謂漢志原文本如此則水經注叙絳水入漳之處卽  
在屯留去禹河甚遠則尙書北過絳水當作何解至

於信都下言故漳河北入海又言禹貢絳水亦北入海者蓋謂絳水至肥鄉入河之後絳與河同流至信都又南出也或以絳水已入河河大絳小不得同流二百里又別出爲絳水故以爲非禹迹不知古人脈水之法有非可以今日概言者此例發之禹貢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據漢志濟至武德入河至滎陽溢出是與河同流數十里始別出爲滎瀆也尤可證者清水自黎陽已入河而漢志於內黃云清水出南酈道元謂內黃無清水可來蓋河徙

南注清水瀆移纏流逕絕餘目尙存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是河未徙以前清河合大河同流六七百里又出爲清河故漢時因其故瀆立爲清河郡水經云淇水過廣宗縣東爲清河若謂旣入不當復出無論大河已徙廣宗無清河卽大河未徙廣宗亦不當有清河也水經注此類尤多河水注河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而淇水注清河東北流浮水故瀆出焉溫水注溫水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下又云溫水逕東惟縣東僕水出焉又溫水注鬱水東逕猛陵縣浪

水注之下又云鬱水南逕南海郡西浪水出焉皆同一浮水僕水浪水也皆入於他水或流數百里或千里而又別出者也此漢志屯留絳水不嫌與河同流至信都又別出爲絳水也漢志又恐人以此絳水爲非禹迹故不係禹貢於屯留而係禹貢於信都也於屯留云入海於信都而又云入海者正以明信都之絳卽屯留之絳也係禹貢於信都又不啻係禹貢於屯留也首尾周匝一字無假漢志真不易讀哉

漢志郡下系水說

漢志郡下系水者凡九郡廬江下有淮水廬江濟陰下有荷澤泰山下有汶水敦煌下有白龍堆沙有蒲昌海蜀郡下有小江八又有桓水遼東下有小水四十八鬱林下有小谿川七九真下有小水五十二日南下有小水十六唯蜀郡遼東鬱林九真日南五郡所系之小水實爲郡下之文蓋此五郡皆邊郡其小水班氏未能一一詳其名並所出之縣故總系於郡下若能實指其水之所出者雖以江淮漢渭最大之

水亦但系於縣下他如潁川本潁水得名而潁水系  
於陽城九江本九江得名而九江系於尋陽留川本  
留水得名而留水系於萊蕪泗水以泗水得名而泗  
水系於乘氏卞縣知其尋源溯流毫無假借而何以  
廬江濟陰泰山敦煌四郡所系之水並非無名可指  
者乃獨系於郡下今考之唯敦煌是邊郡龍沙蒲昌  
雖可指名並在敦煌西塞外難以專屬某縣若廬江  
之淮水此灌水之誤本在雩婁縣下又出之於郡是複也  
金蘭亦無此縣廬江本是丹陽陵陽下之文誤系於此余別有說

陶丘荷澤皆在定陶何以一系郡下一系縣下則知

濟陰郡下之文爲後人加也萊蕪有汶水旣載於縣

下又載於郡下則知泰山郡下之文爲後人所加也

又如蜀郡下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羗中入南海

此水今亦不能實指

近人以金沙江當之然又何以處淹水

水經注以

白水當之然入南海之文不可通故水經注截去此

三字疑此條亦後人據水經所加

水經有入南海三字決非禹貢之桓

水

此數處或是應劭文觀應氏注往往有與漢志複

者可類推矣

郡下亦閒有有某官有某關者亦當在縣下今無以別之

## 垣東垣考

前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沁水所出  
真定國真定縣下云故東垣十三州志河東有垣此  
加東按高帝紀八年擊韓信餘寇於東垣謂真定之  
東垣也然則河東郡之單稱垣無可疑者而續漢志  
亦單作垣劉昭注引博物記山在東狀如垣與闕駟  
說異卽此疑續志本作東垣說文沁出河東東垣王  
屋山鄭注職方榮兗水也出東垣高誘注淮南王屋  
山在河東東垣縣是後漢河東郡當作東垣亦無可

疑者三國志杜畿傳白騎攻東垣左傳襄元年杜注

河東東垣縣有壺邱郭璞注山海經

北山

王屋山今

在河東東垣縣北是魏晉亦作東垣縣亦無可疑者  
而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沅水晉志  
河東郡垣縣皆無東字其爲脫誤不待辨也而近儒  
多以說文鄭注爲有衍文而考晉志者又不檢杜注  
左傳郭注山海經遂以續志晉志爲不刊之典慎矣  
或又據宋書州郡志司州總敘言宋平關洛河南郡  
有東垣縣注云二漢晉太康地志何有東垣縣此縣

地在今河南新安

隋志新安縣下云後周置東垣旋縣雖微誤而地在新安無疑也

入於後魏故地形志新安郡有東垣縣注云二漢晉

屬河東後屬新安而魏之河東郡無垣縣是二漢晉

之東垣在河東宋僑立於河南後魏因之地雖不同

而名則同故宋志魏志皆云二漢晉有東垣縣

宋志魏志

往往於僑立縣敘漢晉實土沿革

若二漢晉本作垣縣則此河南之

東垣爲初立不得牽涉漢晉河東之縣矣是不特後

漢魏晉爲東垣卽前漢亦爲東垣矣又據史記高本

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地理志沅水出河東東垣王屋

山云云是鄭所見漢志亦作東垣矣余謂此二證但可據以知後漢晉爲東垣而未可卽定前漢之必爲東垣也考今史記傳本唯毛氏集解本如此而他本則多無東字況鄭所引地理志往往與漢志不符說者謂別是後漢地理志沈魏二志或但求簡要不細分疏未可遽以疑闕駟說也

前漢之垣以眞定有東垣知之後漢因前漢之

東垣已廢故垣上加東字此博物記所由說也後漢晉志之脫東字或因前漢而誤奪或因唐人於河東立垣縣遂因習而省之皆情事所有

漢志定陵系汝水考

山海經汝水出天息山在梁勉鄉西郭注今汝水出  
南陽魯陽縣大孟山說文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  
春秋說題辭汝出猛山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  
西天息山成十七年傳釋例汝水出南陽魯縣大孟  
山博物志汝出燕泉山水經注云高陵卽猛山又謂  
大孟山還歸山燕泉山皆山之異名並指今嵩縣西  
南之水而漢志汝南郡定陵下高陵山汝水所出考  
漢之定陵在今鄆城縣西北六十里西去宏農魯陽

皆數百里而高陵山之在郾城又無可證驗錢氏站  
因其不合以出天息山者爲北汝之源出高陵山者  
爲南汝之源不知汝止一源安有南北元至正間始於今舞陽縣  
竭斷汝水使汝水分爲二上流入潁下流入段茂堂  
淮後人因有北汝南汝之稱不得據以論古  
謂班氏明知汝水不出高陵山特劣舉其近洪筠軒  
則云出天息大孟者皆定陵之上流是皆墨守今本  
漢志而未得真諦也至陳蘭浦乃云此定陵當近嵩  
縣又云潁川郡亦有定陵或此定陵二字有誤按漢  
志兩縣同名而各隸一郡者甚多不足爲疑至謂地

當近嵩縣則尤不詳審之言考今嵩縣爲漢陸渾縣地陸渾屬宏農部宏農之東爲河南郡河南之東爲潁川郡潁川之南乃爲汝南郡宏農之南爲南陽郡南陽之東乃爲汝南郡汝南與宏農地不相接安得越郡而領縣乎余反覆互勘乃知今本班志爲後人誤系請卽漢志立三證以明之志南陽郡魯陽縣下云魯山澠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此定陵以地望準之皆指潁川之定陵其故城在今舞陽縣北十五里尙在汝南之定陵西

若云汝出定陵是澧水昆水之源尙遠在數百里外  
安得云入汝乎一證也志云汝水過郡四東南至新  
蔡入淮按定陵新蔡俱屬汝南是原委皆不出汝南  
一郡安得云過郡四乎

方輿紀要漢志水道疏  
證並改四爲二亦非

二證

也志又云行千三百四十里按自魯陽至新蔡乃有  
千餘里若自定陵至新蔡不過六七百里安得云千  
三百里乎三證也有此三證知班氏斷不得系汝水  
於定陵矣然則當系於何縣而可應之曰其在南陽  
之魯陽乎惟出魯陽故能過南陽河南潁川汝南四

郡應劭於漢志汝水出宏農者畧與班氏立異而地實相接亦過宏農河南潁川汝南四郡行千三百四十里而澠水昆水皆得入之則其纏絡無不分明矣或疑淮南地形訓汝出猛山高注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與今本漢志合按括地志汝水原出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元和志魯山縣汝水出縣西一百五十里天息山一名伏牛山是猛山在魯陽無疑注旣以爲猛山卽高陵卽不得謂出汝南定陵況汝南之定陵東漢已省入鄆城高氏亦不得言汝南定陵此亦後人據誤本

班志增成之不然班志果系高陵於定陵何以酈氏  
不置一辭而竟以爲卽猛山乎

郭璞無水經注說

水經三卷隋志以爲郭璞注舊唐志以爲郭璞撰自  
閻百詩據山海經注引水經者八則非郭璞撰之說  
定自全趙戴分別經注又得酈氏原序知並無郭璞  
撰之文則非衆欽撰之說亦定據通典云水經注郭  
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姓  
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  
似君卿曾親見郭書者故王伯厚謂郭注今不傳至  
趙誠夫於沔水注亦云郭有水經注三卷而畢氏山

海經校注且直以海內東經當之皆爲君卿所惑也  
按杜氏又云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以下皆駁水經  
及酈注之失並無一語及郭注乃知杜氏所云郭注  
者卽謂水經蓋君卿以相傳水經是郭璞注而所見  
之本實不題撰人名氏並非別有郭氏注本也今爲  
校之而知郭氏實無水經注何以言之引水經者始  
於劉昭之注郡國志其引山海經並郭注亦引之而  
引水經則不及郭注一字下至顏師古注漢書李善  
注文選章懷注後漢書張守節史記正義經注並引

皆酈氏本絕無引郭注者尤可據者酈氏之注於郭  
璞山海經注屢引之又間引其穆天子傳注爾雅注  
及江賦豈有郭注本書而絕不徵引以爲異同若云  
酈氏所不見君卿後數百年又何從見之劉昭顏師  
古李善章懷太子張守節諸人皆不見君卿又何得  
獨見之此決其必無之事者也當由好事者不知水  
經爲何人所撰以郭嘗注山海經穆天子傳故以影  
射之水經沔水篇中酈氏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  
松江浙江也此語不見於所注各書中當是郭他文

中語今不傳不得謂是其水經注也至畢氏海內東  
經其文與酈本經絕異且各經注寥寥數翻何足以  
當三卷是又郢書燕說不足置辨也

城父父城考

漢志沛郡有城父縣

續志屬汝南

潁川郡有父城縣

續志同晉志屬襄城郡

其沛郡之城父則因昭九年楚公子棄

疾遷許於夷實城父以立縣也其潁川之父城則因

昭十九年楚子大城城父使太子居之以立縣也

呂氏春秋

慎行篇高注以太子建所居之城父在沛國史記正義因之案以方城之外叛則非沛國之城父審矣按

潁川之城父三見於左傳

襄六年昭王卒於城父昭二十年有城父司馬奮揚

并此太子建居城父爲三

三見於史記

楚世家伍子胥列傳王翦列傳皆不作父

城說者謂漢制嫌與沛郡同名故倒置以示別竊謂

漢志異郡同名之縣甚多或加東西南北字或加上  
下字或竟不加字卽嫌同名何不以潁川之城父加  
北字以別之豈有經傳名地故倒置其文較之王莽  
之改漢制尤爲無理如漢志清河郡有東陽臨淮郡  
復有東陽倒其文曰陽東可乎汝南郡有定陵潁川  
郡復有定陵倒其文曰陵定可乎

若武城城武陽曲  
曲陽不同此例

按史記周本紀應國下集解載徐廣引漢志仍作城  
父是徐廣所見漢志不作父城也伍子胥傳集解云  
潁川有城父縣

索隱亦  
云然

是裴駟所見漢志不作父城

也昭十九年杜注云襄城之城父是杜所見晉制不

作父城也

若謂杜注是傳寫之誤則僖二十四年邢  
晉應韓注云應在襄城城父西南豈亦傳

寫誤

說文激字下激水出南陽魯陽入城父

大徐本  
如此是

也小徐作父城已不下  
免爲誤本漢志所牽

至魏王泰括地志

史記索  
隱引

李

吉甫元和郡縣志皆仍作城父是必所見漢志尙是

善本故不誤唯後漢書馮異傳作父城而章懷注云

或謂之城父則章懷亦未敢質言之水經汝水注亦

作父城然其引左傳杜注仍作城父知上文作父城

者亦後人改也是前漢志之作父城者傳寫之差續

志之作父城者又因前志而訛也周書郭默兒傳爲  
襄城太守鎮父城又隋地志邾城下開皇十八年改  
汝南曰輔城父輔音近晉志亦作父城此參差之始  
然則其誤在隋唐間至通典寰宇記皆作父城莫悟  
其非矣近儒則併爲一談或因以改水經注戴震或因  
以改左傳杜注梁玉繩最不可解者段氏稱元和志引

左傳作父城

見阮文達左傳校刊記及段氏說文

竟欲因之改左傳無

論元和志本作城父不作父城卽如其說則當併昭  
二十年哀六年之城父皆改之可乎不可乎又必當

併史記楚世家王翦列傳伍子胥列傳

段氏謂伍子胥傳作父城

今各本皆作城父皆改之可乎不可乎

實不如段氏所云

漢志東西漢水考

漢志隴西郡西縣下禹貢嶓冢山

鄭書注郡國志同

西漢所

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

七百六十里隴西郡氐道縣下禹貢養水所出至武

都爲漢

說文鄭注同

武都郡武都縣下東漢水受氐道水

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武都郡沮縣下沮水

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按禹

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此以嶓冢爲西漢所出而養

水

卽漾水

別載於氐道下沮水下流又明爲氐道下流

而複敘之似與禹貢名實不符水經則云漾水出隴  
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似欲合漢  
志三條爲一說不知沮縣非西漢所經也於武都上  
增東字亦與方位不合於是常璩謂漢有二源東源  
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  
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無論漾山無徵而嶓冢與漾  
水判別亦與禹貢刺謬後魏遂於沮水之西南立嶓  
冢縣以今日水道證之似無違異後人遂多從之而  
故書雅記皆不可通矣酈道元注水經不敢以當時

之制盡棄舊說而往復迂回但求由東入西之迹立  
三說以擬議之而於由西入東之道絕不證驗自斯  
以後紛紜膠葛大抵不以漢志爲誤則主常璩不以  
常璩爲然則主魏收絕無有通漢志禹貢之邠者至  
金氏榜始以漢志分禹貢職方爲二說謂武都受氐  
道者爲禹貢至周時東漢水已不受氐道水故以沮  
水別爲源

詳見禮箋

是說也眞足發千古之蒙可爲定論

矣而近儒尙多異同故余復申論之金氏但謂養水  
旣輟東流勢必西入而未詳東流之故道按水經沔

水注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又漾水注漢水入西南逕關城北又西南逕通谷水出東北通漢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此卽氐道水入東漢之故迹也金氏又云嶠冢山綿延於氐道西縣之間漢志載嶠冢於西縣例不重出於氐道其說通矣而余以尙未極漢志載嶠冢於西縣之深意若嶠冢亦隸氐道漢志於氐道下言嶠冢山漾水所出豈不明瞭而必載於西縣爲此參差者蓋嶠冢本在西縣實非養水始源其始

源實出氐道如淮出桐柏其始源在胎簪山也禹貢  
只有漾水漢水之目別無西漢水之稱至漢水不東  
出而南下合潛水則不得不併嶠冢之源稱西漢水  
故載嶠冢於西漢水之上俾人知西漢水之源卽禹  
貢漾水之源非別有一水不第例不當重出也後人  
以氐道失其所在遂別撰爲東源而漢志眞與禹貢  
不符矣不知氐道雖不可指實而武都有天池可憑  
西漢水實繞武都而東自水經注以下圖經皆無異  
說則是氐道之至武都武都之受氐道實爲一水無

可疑者而所謂東源者則絕無經武都之水可當漢志氏道之流者至漢志言過江夏爲夏水入江不言過廬江安豐入江此尙書古今文家異說余別有考

## 王險城考

史漢並言朝鮮王滿都王險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引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漢志云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在樂浪郡沮水之東此自是險瀆也師古曰瓚說是案險瀆在昌黎則在遼水之西而史記明云渡沮水居秦故空地則應劭徐廣說誠非也臣瓚說在沮水之東者必其城當沮水東南流曲處故不言南而言東言東則不在沮水北可知矣而水經注言

玉滿都王險城今高麗之國都城在湨水之陽是以  
平壤城當王險城矣故括地志云平壤城卽王險城  
古朝鮮也後漢書注王險城卽平壤以後則無不以  
爲典據者余讀史漢朝鮮傳而知王險在湨水之南  
平壤城非王險城也其證有四湨水今大同江也平  
壤城在大同江之北而史漢並言滿渡湨水都王險  
證一也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海至列口蘇林曰縣  
度海先得  
名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是漢以樓船由水道攻其南  
左將軍由陸路攻其北樓船先至王險軍敗遁山中

進退皆不言度沮水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是荀  
琬與朝鮮戰尙在沮水之西未能至王險城證二也  
右渠願降遣太子入謝方渡沮水太子疑左將軍詐  
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證三也武帝滅朝鮮定爲  
四郡而樂浪郡治仍名朝鮮其因王險故城可知自  
朝鮮滅後高麗始興都丸都城丸都在鴨綠江東北至三國時  
爲母邱險所破王奔南沃沮魏兵退始移都平壤見朝  
鮮史其時樂浪帶方皆爲魏屬郡不容高麗以喪敗  
之餘奪其樂浪郡治也是平壤城非王險城審矣至

隋唐高麗並都平壤魏王章懷不考遂以衛滿之王  
險城合而爲一誤矣

淇水考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

續志

同

說文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

山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沾水東至朝歌入淇說文沾  
水出上黨壺關東入淇近儒之治漢志說文者莫不  
以出輝縣之衛河當漢志共北山之淇水以山河內  
隆慮者爲別一淇水而於漢志沾水東至朝歌入淇  
從不致疑水經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注又  
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又東流注淇

水是沾水之入淇水卽在壺關縣其流甚短而輝縣之衛河乃清水篇中之百門陂也絕不言是淇水詳考唐以前載籍無不以淇水出今林縣西者亦絕無以輝縣之衛河當淇水者案山海經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注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云南流則明爲林慮之水若輝縣之水則東北流矣淮南地形訓淇出大號山高注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是臨慮之西山卽共縣之北山高注分明如此考漢時共縣之西北林慮之東南地雖

遼澗並無他縣在其間

今輝縣與林縣仍是接壤

地形志林慮郡

有臨淇縣

在今林縣東南七十里

天和初分朝歌林慮共縣置

是共縣與林慮接壤之確證而縣名臨淇不名臨沾

也隋志魏郡靈泉縣下開皇初分置淇陽縣

在今林縣南三

里十不名沾陽也又汲郡魏縣下舊曰朝歌開皇十六

年置清淇縣大業初改朝歌曰衛廢清淇入焉有淇

水不云有沾水也蓋今之衛河實水經注之清河故

云清淇若南流者是沾東北流者是淇則當云沾淇

矣然則沾水在沾臺入淇之後並無沾水之目而漢

志沾水東至朝歌入淇爲駁文審矣元和志衛州共  
城縣淇水源出西北沮洳山至衛縣入河此亦指林  
慮之淇水也而於縣西則只載石門陂並無淇水之  
目其新鄉縣下卽今新鄉治在衛河南云清水在縣北一里不

聞有淇水也然則唐之中葉尙無以輝縣之水爲淇  
水者其誤蓋自通典始通典衛州衛縣卽朝歌下云淇

水出共山東至今縣界入河是直以共山當北山又  
直以朝歌當黎陽而衛河混淇水矣推其致淆之故  
亦由誤讀臚書水經清水注云共故國也共伯逍遙

於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寰宇記共山  
在共城縣十里淺人以爲共北山卽在共縣城北則  
漢志之淇水出共北山者爲駁文因於水經淇水注  
引漢志刪去北山二字不知酈氏之所謂共北山者  
卽指漢志而言觀下文言仙者孫登所隱處又言登  
彈一弦琴處案魏氏春秋寰宇  
氏引孫登彈琴處在蘇門  
山元和志蘇門山在衛縣西八十一里九州要記寰  
宇  
記孫登彈琴處在天門山寰宇記天門山在共城縣  
西五十里而酈氏皆以共山該之蓋此山卽太行之

麓蜿蜒於共縣林慮之間隨地異名知此可無疑於  
漢志言淇出共北山矣故酈氏於濁漳水注引鄭書  
注云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酈氏以淇水不當作共  
水駁之而不以鄭之共北山非漢志之共北山則淇  
水篇引漢志奪北山二字無疑矣且漢志稱襄國西  
山渦水所出蕩陰西山美水所出房陵東山沮水所  
出旬陽北山旬水所出豈皆實有東西南北之山名  
耶說文之例凡一名有兩水者兩載之本只一水而  
說有歧異則稱一曰以別之本只一水初無異義而

故籍參差各出一縣不可偏舉則稱或曰以該之別詳

清水治說文者不知其例以一日或曰云者皆別一

水是治說文而實汨之至漢志之沾水本與說文同

淺人既以衛河冒淇水因於漢志增至朝歌三字此當

是宋人所爲於是自來相傳之淇水竟爲沾水所奪而說

文出隆慮西之淇水竟成俄空焉至黃公紹韻會沾

字下引說文又增入至朝歌三字是千年來不誤之

水而誤於治漢志說文者

郡國志遼東屬國昌黎無慮考

郡國志遼東屬國昌遼故天遼屬遼西而前漢志有  
交黎無天遼昌遼亦無考顧亭林山東考古錄疑昌  
遼故天遼當作昌黎故交黎是也按前漢志遼西郡  
交黎下應劭曰今昌黎十三州志遼東屬國都尉治  
昌黎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部都尉水  
經注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  
黎也寰宇記交黎城漢縣屬遼西後漢改爲昌黎是  
昌遼天遼之誤無可疑者而齊次風後漢書考證引

安帝紀鮮卑攻夫犁營章懷注曰夫犁縣名屬遼東  
屬國鮮卑傳又作扶犁注文同因謂前漢名交黎後  
漢名夫黎又改昌黎也又謂此志當作昌黎故夫黎  
夫與天字尤相近其說誠辨而趙一清又竟以扶黎  
當昌黎是又生一障礙矣按通典扶黎故城在柳城  
縣東南寰宇記扶黎城在柳城東南其地帶龍山爲  
慕容祭龍之所卽古龍城也按水經注白狼水先逕  
昌黎而後逕柳城安得合昌黎夫黎爲一余乃因齊  
氏之說而得一解焉顧亭林救文格論云無慮改屬

遼東而遼東屬國又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其  
說似矣然遼東十一城遼東屬國六城若刪其一皆  
少一城竊謂安帝紀鮮卑傳之扶黎章懷注明云屬  
遼東屬國是後漢遼東屬國有此縣也又考鮮卑傳  
鮮卑寇遼東屬國烏桓校尉耿种移屯遼東無慮城  
拒之是無慮屬遼東也今試以遼東屬國之無慮易  
以鮮卑傳之扶黎則兩處屬縣之數皆不缺一而扶  
黎不致俄空是亦一快也或曰如子之說無慮有醫  
無閭山卽醫巫閭也當注於遼東郡縣下而何以注

於屬國縣下子何不以扶黎易遼東之無慮而以易  
屬國之無慮乎應之曰此當以地望定之扶黎在柳  
城不得逾昌黎而屬之遼東無慮在廣寧與遼東之  
望平相接理應屬遼東況有鮮卑傳明據乎郡國志  
既失扶黎而誤爲無慮何難並司馬彪注文移之然  
則當改屬國之無慮爲扶黎而以醫無慮山注文還  
之遼東郡無慮縣下

頃讀廿二史考異已以無慮爲扶黎之誤則此篇  
當刪唯彼文稍略得吾說爲疏證之似亦可存也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

案漆水在三代時最著故詩書皆稱之自秦漢已多變遷故漢志但言在漆縣西說文云出杜陽岐山者當得之古尙書家舊說鄭箋毛詩已不能詳蓋堙滅殆盡矣作水經者其時已無漆水但雜采山海經說文成之其云出扶風杜陽者本說文也其云俞山者卽山海經瑜次之山也其云東北入於渭者東據說文北據山海經也然二說水地皆異不可合爲一且杜陽在渭北安得漆水東北入渭至酈道元時更無從實驗故篇末以漆渠當之仍不敢自信惜其所引舊說亦未能分明又多奪誤今爲疏之如左

山海經曰瑜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

此西

文其上文曰浮山卽水經渭水注之浮肺山與麗山連麓而異名者今在臨潼縣南又西七十里曰

瑜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郭注今漆出岐  
山郭蓋不敢以岐山當瑜次知華山符禹之西不  
得卽至岐山也故引岐山之漆水以著其異案臨  
潼之西七十里有杜陵鄠縣之間卽此注後文  
引關中記所云漆水在鄠者又卽後文引蓋自  
開山圖岐川在杜陵山者砂云北注於渭

北而南矣

酈氏未得山名經之旨不能類次於關中記之前又以漆水在渭北不得北注

於渭故以自北而南釋之其曲附之迹幾可一噓

尙書禹貢太史公禹本

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

此涇東之

漆沮也酈氏合抄尙書史記夏本紀文而稱爲禹  
本紀謂太史公採之禹本紀也朱本過作逕河訛  
作洛今從戴本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矣亦曰洛水也出

馮翊北

戴氏曰今書傳作二水名案朱趙並作二此卽戴氏所自改然不可謂無本案史記

夏本紀漆沮既從索隱曰說文以漆沮各是一水  
孔安國獨以爲一是司馬貞所見書傳本作一後  
人據毛傳改之也史記東過漆沮入於河集解引  
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此亦後人所改案水經渭  
水注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也又沮水注  
濁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漆沮本爲一  
水故以一洛水當之漆沮本雙聲字言漆可該沮  
言沮可該漆而漢志說文並有漆沮者以尙書過  
漆沮在涇東漢志說文之沮水是涇東之水故有  
沮水而漆水無聞詩之漆沮在涇西漢志說文之  
漆水是涇西之水故有漆水而沮水無聞是各舉  
一字之證也毛傳說涇西之漆沮爲二水此毛氏  
一家之言齊魯  
韓未必爾也 周太王去邠度漆酈刪沮字以漆卽沮也踰

梁山止岐下故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

西水滸至於岐下

此涇西之漆沮也案括地志梁山在好峙縣西十八里在今乾

州北十里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五十里在杜水之南故詩言自土沮漆由北而南也以地望準之自應先踰梁山後度沮漆而史記乃先渡沮漆後踰梁山則漆水當在杜水之北東南流逕梁山之東而後可顯與詩文不合按孟子只言踰梁山至於岐山之下吳越春秋亦言踰梁山而處岐不及度漆沮事疑史公卽據詩自土沮漆之文而是符增入之未遑計其道理遂爾先後倒置也

禹貢本紀之說

案酈氏前引禹貢禹本紀是涇東之漆沮也後引詩之沮漆是涇西

之沮漆本不相符而酈氏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謂相符何耶豈有脫文耶

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泰聲一曰漆城池

也

今本說文作杜陵誤當以此訂之大徐本作一曰入洛誤此同小徐本然此當敘於後漢志闕

駟十三州志之間與彼二說相發今廁於此亦酈氏之率也

潘岳關中記關中

有涇渭灃澆酈酈漆沮之水

按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潘岳關中記曰

涇渭灃澆酈酈漆沮凡八川初學記涇水篇引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灃澆滂澆澆澆為關中八水又渭下引關中記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出馮翊是關中記所言八水有滂澆無漆沮豈酈氏所見異耶又所引漆沮是涇酈酈漆沮四東之漆沮出馮翊者不得牽合於此酈酈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酈縣皆注酈酈水北注渭此亦當是關中記之文戴氏增成漆沮皆南注酈酈水皆北注刪渭字案既云四水皆在酈縣則皆當北流入渭何得改漆沮為南注余謂皆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注酈鎬水五字是衍文

溫池

朱本池作地吳本作池戴云大典本作池趙云三秦記及漢武故事並云驪山湯泉又稱

溫泉不言溫池余謂

溫池西南八十里岐川在杜

泉為池亦無不可

陵北

此即上關中記漆在鄠之說也溫池西入十里直杜陵北原不誤岐川即謂漆水也岐漆

音近故渭水注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是其證趙戴改岐川為岐山又改杜陵為杜陽蓋

不知此別一岐川在杜陵不在杜陽溫池去岐山杜陽何止三百里乃八十里乎甚矣其鹵莽也

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

此當亦開山圖之文班固地理志漆

水在漆縣西

郡國志漆縣有漆水注引地道記水在縣西皆本漢志以立說闕駟

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

正書

義引同然有駁文岐山安得在漆縣之北故王伯厚詩地理考於岐山上增至字趙戴並從之不知漆縣為今之邠州其西北則在涇水北矣且漢志凡言至者必其入相近之地岐山在漆縣西南何得便云東入渭乎此當云漆水出漆縣岐山西北東入渭依漢志例立文方合晉已無杜陽縣當併

入漆縣故闕駟可云漆縣岐山今有水出杜陽故縣舊脫岐山北

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此酈氏語胡東樵誤認爲闕駟說下

流入雍水以入渭互詳渭水注但川土奇異作變今說互出考之

經史各有所據識見淺浮無以辨之矣案酈氏說漆沮既殊

於詩書之辨又無倫次山海經關中記開山圖皆不可以說杜陽之水所擬漆渠之水於杜陽岐山不差遠意而其流太短且與漢志漆西之義不甚符合至元和志寰宇記以邠州西白土川北入涇者當之且駁斥南流之漆溪非漢水此蓋欲附合漢志在漆西之文又爲水經東北流所惑不知說文明云入渭山海亦云入渭安得以入涇之水冒之隋志於普潤下言有漆水普潤在今麟遊之西百餘里與漢志在漆西適合又不背出杜陽岐山之文此當必所受惜今無他籍爲詳證之耳或曰

普潤本漢杜陽縣地故云  
有漆水非必別有所本也

余撰水經注疏八十卷力未能墨諸板因此一篇  
文辭最少故刻之以質治水經者自記

郡國志東冶侯官考

郡國志會稽郡章安故冶閩越地光武更名劉昭注

晉元

當從宋志作太

康記曰本鄞縣南之迴浦鄉章帝章和

元年立未詳宋書州郡志臨海郡章安引續漢志故

冶閩中地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同浦鄉

漢章帝章和中立未詳孰是又建安郡下司馬彪云

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是劉昭沈約所見郡

國志皆如此按前漢本有同浦縣元康記所云同浦

鄉者以後漢初廢同浦爲鄉也

隸釋謂同浦非鄉駁地記誤未細核自建

武初至章和元年已六十三年後漢之章安卽前漢之同浦故城在

今臨海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去鄞縣近而去治縣遠  
前漢同浦與治並立是章安非治縣地甚明而沈約  
云臨海亦治地者惑於所見郡國志章安是故治也  
卽如其說是後漢治縣已廢而後漢書鄭宏傳交址  
七郡貢獻皆從東治汎海而至事在建初八年魏志  
王朗傳爲會稽太守與孫策戰敗浮海至東治孫策  
傳亦云據會稽屠東治呂岱傳會稽東治五縣賊爲  
亂是皆在興平建安間則後漢有東治至確但加東

字耳余按司馬彪原本章安東冶本爲兩縣自劉昭  
沈約所見之本脫東冶二字劉昭補注時不能省悟  
仍以故冶接寫於章安之下又見其與太康地記不  
合故獻疑焉而不復詳究章安之非故冶也今試於  
章安下補東冶一縣知光武更名是指故冶非謂章  
安則太康地志章和立縣之說無不合而後漢書吳  
志傳中東冶侯官並載亦無不合蓋光武更冶爲東  
冶故云更名若僅謂之故非更名之義又郡末有東  
部侯國此縣前無所承後無所因後漢一代亦無封

東部侯者按吳志虞翻傳翻初到東部

此字疑衍

侯官侯

官長閉城不受

賀齊傳有侯官長商升

事亦在興平建安閒

孫休

傳永安三年黜孫亮爲侯官侯是吳亦有侯官

宋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

侯官晉志建安郡帝滅閩越名爲東冶又更名東城

此句無考

後漢改爲侯官隋志建安郡閩縣舊曰東侯官

元和志漢冶縣後漢改爲東侯官李宗諤圖經光武

改回浦爲章安以冶爲東侯官

隸釋引

是後漢有東侯

官無可疑者

晉志元和志李宗諤皆因郡國志不見治縣故意以冶改爲侯官唯鄭宏傳注

引太康地志武帝名東冶後改爲東侯官按太康地志在郡國志前不應有誤當是武帝名冶後分爲東

侯官蓋章懷  
以意改之

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

吳錄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  
是也通典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寰宇記建安縣  
建安初分東侯官之地立屬會稽南部都尉然則後  
漢南部都尉在侯官亦無可疑者洪氏隸釋知郡國  
志注有不可通也因訂之曰章安故同浦章帝更名  
東侯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又云此郡之末有東  
部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候相近而南部所治故  
文有錯亂其說似矣而仍以東侯官爲故治亦沿晉

志元和志之說且以東部侯國爲衍文亦非也余展轉推尋因知郡國志原文是東侯官注云南部都尉不知何時文字奪爛竟誤爲東部侯國四字惠定宇後漢書補注引謝承後漢書鄭宏理劇東部侯謂只衍國字亦微誤是又在唐以後不然郡國志本無東侯官只有東部侯國何以晉隋志元和志等書皆直以東侯官屬之後漢而絕不言東部侯國之爲何地今一爲改訂遂覺頓還舊觀然則會稽郡本十五城因脫東冶一縣故爲十四城

漢志從河爲派河之誤說

漢志代郡鹵城下庠池河東至參戶

今本誤作合據禹貢雖指訂

入庠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從河東至文安  
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從河後儒皆不能考  
正易祓周禮總義引漢志代郡鹵城庠池河東至參  
合又東至文安入海是合庠池從河爲一自易氏始  
禹貢雖指方輿紀要並沿其誤不知庠池河自入庠  
池別庠池別自入海與從河不相涉趙一清謂水經  
注之從陂卽漢志之從河按衡漳過弓高城北又東

右會桑社溝溝上承從陂則從陂在衡漳之南水經  
注衡漳之道卽漢虜池之道漢文安在參戶之西北  
從河何得越虜池而至文安錢坫知從爲誤字而謂  
當作別河不知漢志弓高下云虜池別河首受虜池  
河則虜池別河自出弓高與鹵城無與且旣明載於  
弓高何庸複載於鹵城汪士鐸又將漢志虜池從河  
互移謂虜池河至文安謂從河下流爲別河至參戶  
刪改從心毫不闕疑陳澧又以從爲絕字之誤謂漢  
時河水過虜池河北虜池河入海必絕河而過考水

經淇水之下流卽漢大河故道酈氏但云清河

淇水過廣

宗縣爲清河

會滹沱別河故瀆

卽漢志弓高下之滹池別河

滹沱別瀆

注清河

此漢志樂成下滹池別水但漢志別水入滹池河據酈說則別水入別河疑漢志脫別字

不言有滹池絕過之事且陳氏以漢時滹池分二派

皆絕河而過如其說亦不得一稱滹池一稱絕河致

成兩歧凡此皆由於不知志例無據懸揣也凡志系

某水於某縣必水自其縣出從無據下流分出之水

而亦系於其源出之縣者況志明云從河行千三百

七十里與滹池行千三百四十里長短略同是當以

庠池相等之水當之乃不論水之大小長短漫相敷  
合何不思之甚也段玉裁謂從河當作徙河蓋以水  
經注易水東至文安與滹沱合寰宇記河閒高陽鄭  
縣文安大城皆有滹沱河地理通釋滹沱東流至文  
安入海因謂至文安者爲徙流之庠池以訂此徙字  
爲徙字之誤其說似是而亦非也無論不於鹵城求  
徙河而以中道之改流訂徙河已違漢志之例卽如  
其所改之徙河亦是後漢末之鑿流非前漢庠池之  
徙流也按魏志建安十一年魏武征賜頓鑿渠自呼

洹入泝水名平虜渠

寰宇記饒陽縣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懿征之鑿滹

沱入泝水以運糧因築此城晉書不載此事或魏武初鑿司馬懿復脩之與

後漢書光武

紀章懷註滹沱舊在饒陽縣南魏武因饒河故續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在今縣北通典說同是虜池自饒陽以下至文安所行之道卽古泝河所行之道無疑也泝河之下流旣得而泝河之上流不見於漢志按說文泝水起雁門葭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如斯巨水是豈等涓流微瀆漢志或可不載乎山海經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注今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

南武夫山元和志泰戲山一名武夫山

戍武形近通疑武爲是

典滹沱水出繁峙縣東南派阜山紀要大派山在早平縣東五里稍東爲小派山以派河所經而名是則泰戲山武夫山派山皆連麓而異名後人卽今繁峙縣治鹵城在繁峙縣東一百里是二縣雖異郡而相去不遠山之陽屬後人山之陰屬鹵城此派河所出之山卽虜池所出之山有明徵也通鑑慕容麟追長孫肥至派水胡注派水在中山初學記引水經注定州派水北流逕大核山寰宇記引輿地志盧奴城北

臨滹水南面派河又安喜下引水經注派水厯天井  
澤按中山今定州盧奴今定州治安喜今定州東三  
十里此派河之流在虜池之北亦有明徵也自此以  
下則去饒陽不遠而派河之尾爲虜池所奪諸地志  
所以不復見派河之迹也派河之尾旣沒故並其源  
亦失其名稱一統志以派河爲卽今沙河是也其水  
出今阜平西北長城外爲漢代郡鹵城地今沙河有  
二源南源  
在漢後人東南北源在漢鹵城  
東漢志與說文蓋各舉一源流逕阜平曲陽等縣  
爲漢常山地又逕新樂無極等縣爲漢中山地逕安

平饒陽等縣

今沙河至博野南合寇水不過饒陽據魏志通典則知其水舊出饒陽北自饒

陽以下蓋卽寰宇記河爲漢涿郡地逕獻縣西北爲間高陽等縣滹沱之道

漢河閒地逕文安縣爲漢勃海文安地計過代郡常山中山涿郡河閒勃海六郡所行不下千餘里與漢志從河出鹵城至文安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者適相符合是今之沙河爲古派河無疑漢志之從河爲派河之誤亦無疑也今水經注佚派河篇漢志又誤爲從河學者求過六郡行千三百餘里之水不可得遂粘連於虓池而不悟說文起梭入海之派水

爲俄空焉至段玉裁竟以泝水爲渟沱

見說文註

且議趙

一清補泝河篇爲謬

見經韻樓集

不考魏志明云鑿渠自

呼施入泝水是豈可混而爲一逞臆武斷此亦一端  
矣

## 衡山考

禹貢衡陽衡山兩見荊州之衡陽自應以漢志湘南

之衡山爲據若導山之衡山說者亦主湘南

自孔穎達以下

皆然無論漢志之九江在潯陽

此定說也別有詳考

湘南之衡山

在其南不得南至衡山而後北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卽宋儒指洞庭爲九江湘南之衡山亦在其南亦不  
得先至衡山而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案敷淺原在  
厯陵爲今九江德安縣地今由衡山東北出醴陵萬  
載義寧武寧徑至德安何緣西北走洞庭而後東出

德安也宋人亦知由衡山過敷淺原不經洞庭以越  
洞庭之尾附合之不知洞庭之尾但有湘水耳何得

統以九江案爾雅江南衡又云霍山爲南岳郭璞注

稱漢武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

又云霍山爲南岳名稱自古非始武帝近儒多以爾

雅爲附會漢制胡渭生邵二雲案霍山爲南岳見於說苑白

虎通說文水經雖皆在漢武後而尙書大傳有中祀

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是霍山之載祀典實出三

代非漢武馮空指實也盛宏之荊州記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尙矣至于軒

輾乃以濳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蓋因其副焉余因博考先秦古書

而知霍山實名衡山請立五證以明之國策魏吳起

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

山在其南此文山不可考鮑氏以岷山當之非是衡山在其北若是湘

南之衡山安得在彭蠡洞庭之北其爲濳縣之霍山

無疑其證一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自彭城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正義引括地志以峒嶺山釋之大謬

是渡淮先至衡山而後浮江則此衡山爲霍山何疑

其證二史記月表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漢書項羽傳同邾縣

在漢屬江夏郡漢書地理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

別爲衡山國卽指吳芮也考吳芮初封時僅有邾蓼

安豐安風陽泉五縣後高祖徙之始有長沙豫章郡

等縣

詳見劉文淇  
楚漢疆域記

而其初封卽稱衡山王豈非以霍

山在其境內耶其證三風俗通衡山一名霍山言萬

物霍然大也解者謂應氏指湘南之衡山一名霍

段氏

說文

宗之按爾雅大山宮小山霍今天柱山中峰小四圍

有大山繞之若湘南之衡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

右皆在其下是天柱可名爲霍山峒嶺不可名爲霍

山知應劭所指是卽天柱而言其證四山海經

中次八經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郭氏無注案此經自荆山至  
琴鼓今雖不盡可考而女几山見水經注滄水見漢  
志大抵皆江北之山其不得渡江而南可知其證五  
有此五證則禹貢導山從霍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其道里徑直不煩解說矣惜乎郭氏但以爾雅爲古  
而未嘗以禹貢證之也或曰子謂荆及衡陽爲荊州  
指岫嶺而又以導山之衡山爲天柱是禹貢有兩衡  
山矣應之曰是何傷禹貢冀州之岐山在介休雍州

之岐山在美陽雍州之荆山在懷德荊州之荆山在  
臨沮雍州之三危在敦煌黑水之三危在鳥鼠之西  
是皆兩山並出之證然霍山之爲衡山自孔穎達張  
守節已不能證明之何尤乎後人

洙水考

漢志泰山蓋臨樂于

字衍水經注引無此字

山洙水所出西北

至蓋

當作

入池

水經注謂當作洙是也

水說文洙水出泰山蓋

臨樂山北入泗水經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西南至

卞縣入泗漢志言西北說文言北水經言西南三說

互異而以爲出蓋縣臨樂山則同段若膺注說文乃

曲附班志誤文謂臨樂于山者勃海郡臨樂縣之于

山泝其源而言故下文云至蓋非謂洙出蓋不知漢

志凡系水於縣下者從無逆泝之例又據杜預春秋

釋例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沅水下合泗疑入池

爲入沅不知此亦今釋例誤文

詳見下

夫段氏治說文

乃不據說文水經以訂漢志反據漢志誤文以訾說

文況勃海臨樂在今河間寧津是洙水當截屯氏篤

馬漯水濟水而後能至蓋且必東南行至蓋何能西

北至蓋方位全舛實爲笑柄桂氏馥陳氏澧又欲曲

附漢志西北之文移臨樂山於泗水東南不知泗水

東南在漢爲蒙陰地蓋地何能至此如其說是臨樂

當越蒙陰盧縣而屬之蓋矣其謬亦與段氏等葉氏

圭綬山東考古錄知西北之說不可從而謂泗水縣東關山有洙水以合水經西南入泗之文似矣而無實證若曹學佺名勝志言洙水發源曲阜縣南五里平地方輿紀要一統志闕里志山東通志其說略同此後人求洙水不可得因就近魯國之水擬似之是洙南泗北於古書皆不合也余謂漢志說文水經皆言出蓋之臨樂山是當於蓋求臨樂山之所在臨樂既得則洙水之入泗其方位可識矣按後漢書注蓋縣故城在沂水縣

卽今沂水縣治

西北寰宇記在沂水西北

八十里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酈注出沂山或云出臨樂山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是臨樂遠在泗水之東北無可疑者臨樂在泗之東北則洙水自臨樂入泗爲西南行非西北行審矣此水經是而漢志說文爲誤亦無可疑者但今日於新泰東北求西南入泗之水實無其迹而確有出新泰東北之小汶河其水發源龍堂山會諸泉水南流入蒙陰界復西流入新泰界合平陽河

當因東平

陽縣得名

諸水又西流羊流河自北來注之又西經梁父

城又西南與大汶水會考水經注汶水篇則言汶水左會淄水世謂之柴汶其經流卽今之小汶河下流而水經注但言淄水出泰山梁父縣東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絕不言逕東平陽是卽以羊流河爲淄水之源也趙一清疑之謂小汶之行甚遠其吐納泉水亦甚夥儻古有是水道元無容不詳記之此必溝通之以合於柴汶其說似矣而余讀洙水篇酈注云洙水自臨樂山西北逕蓋縣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又西南流於卞城西西南入泗水考龍堂山在新泰東北

四十里與寰宇記臨樂山在新泰東北之說合今之  
新泰卽古之東平陽小汶西南過新泰洙水西南過  
東平陽若重規疊矩是今之小汶卽古之洙水惟今  
小汶在古卞縣之東北已合柴汶而不西南入泗此  
後世之變遷按之酈注厯厯不爽惜紀載缺如未定  
改流何時耳按隋志於泗水縣下云有洙泗水元和  
志曲阜下洙泗二水自泗水縣界流入而於新泰縣  
皆不言有洙水是隋唐間已不能定洙水之出新泰  
而但於泗水曲阜渾合言之蓋洙水旣入汶水世遂

以小汶目之而洙水之名隱矣至釋例所云洙水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沅下合泗乃洙水合泗後重分之源卽酈氏所云至魯縣東北洙泗又分爲二之水其云入沅者乃入洙之誤觀酈注泗水篇洙水篇汶水篇並言洙水入洙又言洙洙亂流互受通稱則知杜氏沅爲洙誤無疑桂氏馥謂入沅爲入洙不知洙入泗後乃同流入洙如桂說是先入洙而後入泗矣其謬又可勝駁哉

汭水考

今汭水出華亭縣之西東流逕崇信縣北又東至涇州城西回山北入涇一統志謂卽古之閣川水按寰宇記閣川水在潘原縣東南四十里西從華亭縣流

入潘原縣下又云閣川水在保定縣西南三里從潘原縣

來入涇水保定縣下潘原在今涇州之西保定在今涇州

之北是閣川水卽今之汭水無疑也漢志芮水出汧

縣西北東入涇芮汭古通水經注今缺此篇或在涇水篇內寰宇

記引水經注汭水出小隴山汧縣下引元和志小隴山在

華亭縣西四十里

寰宇記同

又云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

流入良原縣隋書地理志華亭大業初置有汭水是

汭水出華亭之小隴山卽閣川水之源亦無可疑者

元和志稱華亭本涇陽縣地然實與汧縣接當是分涇陽汧縣立

通典引水經注云

汭水經宜祿一名宜祿川水元和志汭水一名宜祿

川

良原縣下

寰宇記

宜祿縣下

宜祿水一名汭水西自鶉觚縣

界流入

鶉觚縣在宜祿縣西四十里

又引水經注云汭水又東經

宜祿川俗謂之宜祿川水

上川字必誤謝鍾英補涇水篇改爲縣字不知宜祿

立於西魏非鄠氏所及見

又引水經注云芹川出羅山縣

接羅山縣在正

寧北其水不得逕宜祿且唐時始立必有訛誤趙一清謝鍾英並以爲水經注原文而不加考證非也名勝志引刪縣字差爲有識然羅山亦無考千子山一名千子嶺東流經宜

祿縣北

此縣字亦誤或過

此字

卽此水也

名勝志引

樂氏抄變其辭亦誤水原五字與地紀勝引宜祿川過淺水原又東合涇水按寰宇記鶉觚原一名淺水原廢淺水縣在宜祿北五里準其所說是芹周地圖記後魏孝明熙平二川卽今之盤口河也

年鶉觚縣置東陰盤縣廢帝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

又改爲宜祿縣

寰宇記引

元和志亦云宜祿縣南臨宜祿

川是汭水入涇之處爲今出靈臺之黑水矣乾隆輿

地圖黑水河之源名爲蒲川河寰宇記引水經注云

蒲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北流合且氏

川水

靈臺縣下引

是黑水卽水經注之蒲水合細川且氏

川下流爲宜祿水必矣

謝鍾英不知蒲水入宜祿水不粘連蒲水下誤也

今

考諸書是古汭水發源於華亭東流逕崇信縣卽折

而東南截盤口河又東南流納蒲川而後爲宜祿水

又東入於涇與今日水道大異而世之說者不能考

其遷變其淺嘗者但據明弘治間王寧窮汭記

全篇載圖

書集成

就閣川水說之不復知汭水下流不在涇州入

涇

陳澧

其能考古者如方輿紀要亦言芮水出華亭又

言過涇州城北又言過長武縣北而後合於涇水顧

氏蓋見今汭水實自涇州入涇又見古書實不於涇

州入涇故意以汭水過涇州北又東出也不知閤川

水至涇州西北回山入涇自明王寧已云然

謝鍾英誤信紀

要以爲汭水自國初尙過長武之北不知何時卽於涇州入涇蓋未見王寧說

何曾至涇

州北復東過長武而後入涇耶

一統志謂古汭水卽今之盤口河沿顧氏

之誤也

胡渭知閤川水之下流非汭水入涇之故道因

謂芮水自靈臺縣界流逕縣南而東注於涇是直以

黑水河源流皆爲汭水矣蓋不敢言上流出華亭以

今華亭之水不與靈臺水合故也然與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言泂水出小隴山者皆不合錢坫知泂水上流必在華亭下流必屬黑水因云今水出華亭東北流逕崇信縣北境與別原會別原出涇州靈臺縣五馬山五馬山在閿川水南岸不得在靈臺曰達奚水別原既會泂水下流逕涇州當有南字合拵水蒲川水三交水至長武縣曰宜祿川水逕停口鎮東入涇錢氏蓋會萃諸說爲之說不詳言是故道如此竟稱爲今水今日之水果不華亭下合靈臺之水乎且以靈臺之水

爲別原是未能證古而反以誣今矣按陝西通志崇  
信縣下泂水在縣北一里唐李元諒疏渠以引泂水  
畜魚蒔荷作閣焉兵燹之後殘廢其渠尙存王甯窮  
泂記言泂北有斷萬山南有五馬山兩壁削立東泂  
於中經行五里爲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者也  
因悟泂水自崇信以下東北入涇之道是唐李元諒  
所開當自崇信以西其稱爲閣川者謂元諒起閣於  
五馬山以下起此也自是以後泂水不復東南流而芹川又自長武  
北入涇不復下與蒲川合蒲川遂自長武南專有宜

祿之名而東入於涇緣自隴山以下地勢平衍爲古

弦蒲藪

書蔡傳謂芮水出弦蒲藪亦稍誤

變遷旣多又加人力之開

鑿紀載缺如古時經流遂不易明然合而考之其蹤

跡固可得而言也

碣石考

漢志右北平驪城縣下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

揭石遼西郡桑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

謂下漢書官水

武帝紀文潁注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入臨渝

此石著海旁水經

山水澤地所在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水中酈注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

說本賈讓

秦始皇漢

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

水中矣又云

河水注

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天嘗連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

溝洫志作王橫彼文但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

未言碣石淪海鄭蓋以意會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

下文接張君之說以證明之

胡氏渭云後漢書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

張氏不知其名守敬按郭璞於爾雅鳥鼠同穴注引

張氏地理記水經山水澤地所在鳥鼠同穴注引張

晏地理記則張氏爲張晏無疑程大昌以爲張揖妄

也又濡水注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

東南至索縣碣石山

鄭氏不言過索縣故城是已不知故城之所在矣引文

穎說又引漢志下云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

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

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

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

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以此爲碣石濡  
水於此南入海按酈引文潁漢志說而不置辨其下  
言石如甬道數十里是明明以此山跨兩縣之閒山  
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於河郭注水經曰  
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  
城縣海邊山說者謂郭兩存其說似也其實郭氏亦  
以碣石在漢屬兩縣故兩存之非謂其山有兩也觀  
其於漢志下特加海邊山三字是卽文潁說臨渝之  
石著海旁也交互言之知郭氏非以臨渝驪城有兩

碣石斷斷然矣且漢志於驪成著大揭石於絜縣著  
揭石水揭石水自以出揭石山得名一山一水分著  
於兩縣之間其山之大可知此如雲夢澤在華容南  
而於西陵編縣皆著有雲夢官誠以雲夢廣大非分  
著之不能明其廣輪若謂此揭石水不關碣石山將  
謂雲夢官不指雲夢澤乎至文穎時驪成絜縣皆廢  
驪成入于何縣不可知文穎雖去班固不遠然其建  
置已有不能詳者觀應劭於  
漢志往往逞臆說如某  
縣在某水之陽是也可知者絜縣并入臨渝卽舉  
臨渝爲說原非兩歧後人不知漢志之例又不詳思

文穎著書之時遂若判然不合者慎矣又水經注云  
渝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世謂之河連城疑卽臨渝  
之故城縣名臨渝其城必臨渝水漢志渝水首受白  
狼當卽今之大凌河據酈氏所言臨渝當在今奉天  
錦州之境而近人乃以撫甯當臨渝豈有他據不過  
因碣石在昌黎東南因謂臨渝在撫甯不知與碣石  
近而與渝水遠矣夫文穎謂碣石在秦縣秦縣并於  
臨渝故謂碣石不在臨渝耳豈謂碣石近臨渝城耶  
至輿地廣記謂驪成在石城

石城卽今之撫甯

此亦無確據

不過因漢志云碣石在驪成西南石城恰在碣石東  
北故臆度耳不知驪成屬右北平秦縣臨渝屬遼西  
則驪成自應在秦縣臨渝之西是以石城當秦縣尙  
無大違異以當驪成則方位不合秦一統志謂今樂  
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城疑卽漢驪成治所說本禹貢雖指  
以之屬右北平地望不乖唯與漢志碣石在驪成西  
南不合疑漢志本作東南傳寫誤爲西南耳或謂大  
碣石是對小碣石而言禹貢只言碣石漢志自言大  
碣石不係禹貢應之曰漢志不綴禹貢而實說禹貢

者何止一二碣石跨兩縣故稱大若謂碣石加大字  
卽非說禹貢則將謂漢志之清漳濁漳非禹貢之漳  
水乎又將謂熊耳獲輿山桐柏大復山與禹貢立異  
乎若謂有大必有小則禹貢有大陸不聞有小陸有  
大岨不聞有小岨又據太康地志樂浪遂成有碣石  
山唐志柳城縣東有碣石山劉昭注續志九門縣有  
碣石山本鄭注引戰國策則山名碣石者多矣安知此不對  
諸碣石而加大乎然此猶第二義至成孺謂禹貢作  
碣漢志作揭本非一石又謂說文碣特立之石是不

甚大不知匡廬亦特立之山而圓基數百里將謂匡廬猶小山乎至揭碣音同成氏豈不知之而爲此嚳語卽如其說是禹貢之碣石漢志竟成俄空焉可乎胡東樵之言曰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可謂要言不煩惟明知酈以其山跨二縣之境乃又謂文潁與漢志立異而創爲小碣石之目自後無不惑於其說而班固文潁郭璞酈道元之義皆隱矣

禹貢涇屬渭汭說

書涇屬渭汭鄭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  
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  
山在西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

里鄭注引地志作千六百里水經注涇水篇已佚而渭水注言渭

水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墓在今西安府治東北左則涇水注之

則入渭之處與漢志不甚殊考涇源出今甘肅平涼

西北至陝西高陵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古里短故漢志

言千六百里鄭作千而鄭乃云涇渭皆幾二千里知  
六百里百蓋十之誤

其合涇水入渭而連言也

辛氏三秦記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是尤涇渭

合流而各入河之證

蓋古時凡水之源長短相若卽例得互受

通稱

導渭言東會於涇是兩水相等之證

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東爲北

江入於海系之導漾下卽其例也

余別有詳說

漢志水經

注此類尤多宋儒多不知其例於導漾下東爲北江之文且有疑其爲衍文者至於涇屬渭汭則皆囫圇讀過惟易氏祓言洛入河處之謂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爲

得其解

與鄭氏說合

但未舉禹貢漢志水經注之例比擬

之耳而胡東樵反以爲好異喜新創爲雍州有二渭

汭之說謂此渭汭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襄德

縣地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眞所謂支離之談

也不知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則

涇入汭處當謂之涇汭何以言渭汭乎卽如其說則

此經之渭汭是指涇入渭處言乎抑指渭入河處言

乎其說窮矣

王西莊亦從東樵說

今以先秦以上古書證之左

傳襄十四年經晉師伐秦至棧林傳諸侯之師及涇

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  
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不獲成焉史  
記秦景公十八年晉悼公敗秦師追度涇至於械林  
而還卽此事也杜注只言械林秦地不言所在疏引  
世本云械林卽京兆鄭縣鄭爲今華州是晉師自東  
北渡河而來當渡渭而至械林何得云渡涇涇自高  
陵已入渭遠在華州之西二百里考是役諸侯皆不  
欲進復以軍帥不和不及取成而還晉人謂之遷延  
之役若晉師果度涇則已深入秦境豈得謂之遷延

乎是知所云度涇者卽度渭也又成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迺晉侯于新楚杜注但云侯麗秦地亦不言所在至劉伯莊始言侯麗在涇陽縣境此不知晉師不至涇陽特因度涇而懸揣之一統志謂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又因伯莊言而臆度之路史與盟會圖皆云麗與驪通卽驪我國始皇二十五年置麗邑則在今臨潼境以地望準之羅泌說是此亦謂涇卽渭之證也秦策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是

時秦都咸陽在涇之南而云南帶涇渭則亦是據涇入渭後合言之也不然則范睢之言爲不識形勢矣得此諸證足知古時水道互受通稱之例前有鄭氏後有易氏經旨大明無庸致疑至蔡傳謂涇渭汭三水之說黃東發鄒季友等已辨駁之無容復置議也又按漢志右扶風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是也杜預左傳注豳在新平漆縣東北元和志豳國城在邠州東北三十九里三水縣界枸邑故城在三

水縣東二十五里古豳城在三水縣西三十里公

劉始都之處據諸書所言則豳都在涇水之北而

史記周本紀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

卽詩所言涉渭

爲亂取礪取鍛之事也

又言古公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

岐下毛詩亦但言自土漆沮夫漆沮之水在公劉

古公時縱不若後世之細微亦安能與涇水比大

涇旣在豳南則公劉古公皆當先度涇水而後度

漆沮乃詩及史記絕不言度涇事後儒亦無有致

疑者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縣卽漢漆縣詩豳國

公劉所邑之地寰宇記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  
豳城是卽以漢之漆縣唐之邠州當豳國乃在涇  
水之南然漢志不系豳鄉於漆縣而系於枸邑則  
豳國不在漆縣審矣余疑三代時涇水直出三水  
之北豳國在其南故公劉太公度漆沮不度涇水  
惜乎水經注佚此篇不能詳證之耳附記於此以  
俟來哲

沮漳水考

山海經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景山睢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江文選江賦李注引此經作注  
於沔江漢志南郡臨沮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  
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當云行千  
六百里漢中房  
陵東山卽景  
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許慎應  
劭說同行七百  
里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又南至枝江縣北烏  
扶邑入於沮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東南過臨沮縣界  
又東南過枝江縣南入於江左傳宣四年杜注漳水

出新城沔鄉縣南至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當陽縣

入沮

上地名說同

定四年杜注沮水出新城昌魏縣東至

枝江縣入江

釋例云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

水經注與杜說同而

加詳且辨漢志漳水入陽之誤

鄭氏墨守班書惟此獨悍然駁之疑為後

人羣

今沮水則自當陽合漳水至江陵縣西筭箕窪

入江蓋自山海經至今日漳沮之水凡四變矣古時

沮水納漳之後東南流入沔

即漢志陽水之道

至漢時則漳

水不入沮水

其分流當在今當陽之北

而東南合陽水

陽漳音近入沔

沮水則獨至郢入江

古郢城在今江陵東北三里

至作水經時漳

水還合沮水而沮水則南流至枝江入江

水經注謂之沮口即

今江口

至明時枝江之流又絕

見荊州舊志

乃由江陵城

司也

西入江即漢時沮水入江之故道也何以言古時入

沔蓋山海經原本是睢水入沔故郭璞注云今睢水

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

江也郭意謂其時睢水注江與山海經不同故下一

今字

郭注凡水道與山海經不合者皆下一今字

言今睢水入江不入沔

也李善所見山海經猶作入沔校者見其與今本山

海經不合旁注一江字後又混入正文遂以沔爲衍

字以合今本而山海經與魏晉之水不殊與漢志乃  
大異水經注又駁漢志幾若漳沮之水自三代至魏  
晉毫無變遷而古義不可通矣按禹貢滄浪之水史  
記索隱謂馬融鄭玄皆以滄浪爲夏水正義引地記  
卽地說鄭康成屢引之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水是以漳沮  
之水當滄浪滄浪漳陽音並相近夏水卽陽水下流亦卽漳水  
下流又卽睢水下流漳水入睢睢入沔故也此地記與馬鄭似  
異而實同自水經注定從庾仲雍漢水記武當縣西  
四十里之千齡洲爲滄浪洲始與馬鄭異若古時漳

沮之水皆入江

漳水入睢睢水入江是並入江也

則與漢水無涉地

說何能以之當漢水之滄浪可知地說與山海經古

本若合符節今本山海經作睢水入江確爲誤字也

余因思左傳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

中濟江亦濟沔之誤何以言之杜注涉睢謂楚王西

走是指自枝江入江之睢非三代之睢也注雲中謂

入雲夢澤中不言在江南北蓋已知其難言而後來

說左傳者因濟江之文不得不謂雲中在江南

楚文王遷

羅於長沙是楚之中葉有江南地之證然多雜漢苗不過羈縻之而已

不知楚昭於雲

中遇盜王卽奔鄖鄖在漢東若是江南之雲中去鄖  
幾二千里非還濟江湖漢不能至鄖鍾建安能負季  
芊以從由于又安能徐蘇而從則知此雲中斷不在  
江南而在漢東

今雲夢縣有楚王城縣志云吳兵入鄖昭王奔鄖所築是也然則

楚昭欲入漢東雲中無濟江之理

或謂濟江卽沿流而下又入漢以之

雲中按說文濟渡也非沿流之義

以地望準之楚昭蓋西北出及涉

睢之後又由東北渡沔水而直入雲中不知何時誤  
濟沔爲濟江而迂遠不可說矣

或曰吳師自東北來楚昭自應西走且有丹陽故

都可以暫息何爲復東北入吳兵戈叢中以僥倖  
得脫應之曰此楚昭之所以能復楚也蓋是時楚  
傾國之師皆付子常司馬戍東出以拒吳子常師  
敗而司馬戍之師尙在淮右故楚昭之東北走當  
是欲就司馬戍之兵以圖恢復是時吳旣入郢其  
大軍必皆集於郢都未必遍楚國皆有吳之邏卒  
故自象燧奔吳師之後不復有阻塞及司馬戍盡  
命雍澐司馬雍澐之戰當在吳師入郢之後楚昭  
不然三戰皆勝雖傷亦何至自裁  
於是大失所向入雲奔郢狼狽不堪然卒賴隨國

仗義執言以拒吳人若南渡江西走丹陽則逃死而已況吳師未必不跟追何以禦之觀其後之遷都知其扼據形勝規畫宏遠卒能滅唐滅蔡以復世仇視東晉南宋之退縮不可同日語矣

又按盛宏之荊州記

寰宇記引

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

紀南城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卽所謂子胥濱也是漳水入陽水自春秋時已然矣尤足證漢志之說

汪士鐸漢志釋地駁議

汪氏水經注圖後附漢志釋地漢志志疑其志疑憑臆改移不得班氏義例然有好學深思之士自能不爲所惑其釋地凡自來無考之地皆一一實指爲今某所承學之士多疑其別有所出不敢置議余考之皆羌無故實並有古書可以鉤稽出者亦顯與之背今不遑遍舉謹就樂浪一郡言之按樂浪郡領縣二十五雖多不能指實而其地望大略固猶可尋求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

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漢志樂浪郡治朝鮮水經

注括地志謂卽平壤城其實西漢之朝鮮治王險城

在沮水南

余別有詳考

非平壤城也玄菟治高句驪高句

驪在朝鮮之北遼水所出當在今興京之東臨屯真

番旋罷故尤少左證而武帝紀臣瓚引茂陵書言臨

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

真番郡治靉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是

真番遠於臨屯千里也漢志東曉屬樂浪

此昭帝所度詳下

續志無之蓋在單單大嶺以東屬東部都尉爲光武

所棄者

詳下

是臨屯在樂浪之東可知也真番警縣不

可考然漢書朝鮮傳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朝鮮

雍闕弗通是真番在朝鮮之南故朝鮮得以闕之且

遠於臨屯千里直與三韓相接矣

應劭謂玄菟本真番是在朝鮮之北

朝鮮安能闕之徐廣以遼東番汗證真番尤盲昧之言

按後漢書東夷傳言昭

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

居高句驪自單單大嶺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

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建武

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今以續志較前志樂浪

郡無東曉不而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七縣故  
知此七縣屬東部都尉也其謂昭帝罷臨屯眞番以  
并樂浪立菟者惟東曉是臨屯屬縣其并入樂浪有  
明徵而立菟只高句驪西蓋馬上殷台三縣不應復  
有度屬之縣蓋立菟之領三縣此後來徙居之廣輪  
而武帝初置立菟不止此三縣也後漢書東沃沮傳  
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立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  
居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  
魏志是立菟初治沃沮而後治高句驪

今本漢志樂浪無沃沮縣

而有夫祖縣此爲  
沃沮之誤無疑

又句驪傳元和五年復與穢貊寇

玄菟攻華麗城是樂浪之沃沮華麗兩縣初本玄菟  
屬縣也其蠶台前莫他無所見大抵皆在樂浪之東  
其初當是臨屯屬縣省臨屯時以其北接沃沮并入  
玄菟情事爲合至玄菟移徙不惟蠶台前莫復度樂  
浪且并玄菟原有之沃沮華麗亦入樂浪矣至於不  
而邪頭昧

二縣皆有  
考詳後

則在樂浪之東南其初或原爲

臨屯所屬或原爲眞番所屬其改屬樂浪當出昭帝  
後此外雖不敢質言然魏分屯有以南置帶方郡

詳見

後

以晉志照之疑帶方列口吞列長岑提奚含資海

冥七縣亦真番故縣也其餘屯有渾彌遂成鏤方駟

望黏蟬增地沮水訥那當本樂浪舊屬以晉志照之

亦約略可觀

臨屯真番各十五縣則不盡可考

綜而言之是立菟最

北樂浪在立菟之南臨屯在樂浪之東真番帶方在

樂浪之南固彰明較著者矣而汪氏志疑云列水今

朝鮮大定江東南以二水並行故曰列在今嘉山郡

岳山東南所指卽清泉江也因之以吞列爲今朝鮮

之常川以列口爲今朝鮮之甯遠以黏蟬爲今朝鮮

之甯邊不知今朝鮮此數郡在平壤北皆漢立菟郡也非樂浪郡地也按史記朝鮮傳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又云樓船先至王險軍敗散走遁山中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是樓船由海道攻其南荀彘由陸路攻其北又云樓船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索隱引蘇林曰縣名度海先得之按漢志吞列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里今平壤南有臨津江此江行六七百里與漢志八百里合又史記集解引張晏曰朝鮮有涇水列

水滴水三合爲列水今此江有三源一源出金化之南一源出連川之北一源出長湍之北與晏說合是列水爲今臨津江無疑其吞列縣當在今金城之東黏蟬當卽今豐德列口當卽今交河故楊僕從此入卽可至王險城若如汪說指今之清泉江則其流不過二百里與漢八百里不符一不合也衛山諭右渠朝鮮太子入謝將渡沮水疑左將軍詐之而不虞樓船以樓船在南故也如汪說是樓船與左將軍爲一路之師則何用樓船出渤海二不合也張晏云三水

合流謂之列汪云二水合流謂之列是並史記集解

亦未檢矣三不合也不而古地志亦無考

按魏志母邱儉傳作

不耐通

典同 隋書外國傳新羅兼有沃沮不而韓獺之地

考後漢書沃沮傳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陳

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按漢志言不而

東部都尉治是不而在樂浪之東無疑也世三國志

夷傳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驪沃沮接東窮大海

東夷傳同

又云自單單大嶺以西

疑卽蓋馬大山

屬樂浪自嶺

東七縣都尉之皆以穢爲名今不耐穢皆其種也

又云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驪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八年更拜不耐穢王是不耐卽穢之一邑無疑也一統志謂在今朝鮮咸興府北是也而汪氏謂在十二道溝按其地在鴨綠之北西北去沃沮且近千里與後漢書三國志穢國傳皆不合是並本志東部都尉治五字亦忘却矣原汪氏所以謂在此者當因魏志毋邱儉傳云刻若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以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二十

里而至九都城是九都城當在十二道溝之下流汪氏以紀功九都不耐爲一事一地故云然不知刻石紀功之上文云高麗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順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是儉先破其都城高麗王宮東南走過沃沮已至穢貊界矣其刊石於九都者高句驪之都城也其刊石於不耐者極高麗王所走之地也一東一西相去不下千餘里合而一之何其讀書之不審也又謂東曉縣在漁潤河諾羅東山此地以利城西北數百里汪氏旣謂

沃沮是今之利城沃沮在漢初爲玄菟郡治東曉爲  
臨屯郡治將謂臨屯郡在玄菟郡之北可乎又邪頭  
昧縣孟康曰昧音妹說文有葳邪頭國晉灼歲古濊  
字葳昧音近是邪頭昧卽說文之葳邪頭國亦卽濊  
貊國也服虔曰濊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驪沃沮之南  
是其地當在今朝鮮江陵府忠州之閒而汪氏謂邪  
頭昧在馬察河黎河閒是出鴨綠江之西於漢在遼  
東玄菟閒何能以屬樂浪且不知此縣屬東部都尉  
矣又鏤方縣一統志以爲在今遼陽州東錢氏站說

同此蓋因說文湏水出鏤方東入海水經湏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湏縣東入於海而朝鮮大水皆西流無東流者故以今遼陽之南大洋河當之則鏤方必在遼陽之左右也不知此爲遼東郡地何能以屬樂浪汪氏不從之是也而又謂鏤方爲今朝鮮平山郡按平山在平壤東南其城南之水爲朱灘河仍西南流非東南流且水經注引十三州志明云鏤方在樂浪郡東朝鮮東流之水惟出大博山之南者爲稍長疑鏤方縣當在今朝鮮永興郡之南與說文水

經頗合酈氏以其源短故從漢志若鑠方在平山是

與漢志說文水經皆不合也又昭明志云南部都尉

治是在樂浪之南無疑余意并在臨屯之南卽爲故

真番所治之霄縣

此亦意斷然與汪氏不同

而汪氏以爲今開城

亦移而北矣帶方故城今不可考然魏時分樂浪置

帶方郡樂浪郡北接玄菟則帶方在樂浪南可知陳

書百濟國傳百濟始國於帶方故地東極新羅北接

高麗隋書外國傳同朝鮮史略亦言北至涇河南限

熊川是帶方在樂浪南審矣一統志謂帶水卽熊津

江是也含資縣當在熊津江左右

疑魏時立帶方郡卽漢眞番地而

汪氏以大定江爲帶水因以含資爲博山郡是帶方在樂浪北百濟在高麗之北矣至於列口吞列提奚海冥長岑含資此在魏晉屬帶方魏志東夷傳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是此數縣在屯有之南無疑汪氏以朝鮮豐德郡爲屯有此亦不確而乃以郭山郡當提奚以龍水郡當海冥以博山郡當含資以東金河當長岑以寧遠德川當列口以常川當吞列以嘉山郡當帶方

已詳

是皆在屯有之北

而提奚海冥且在樂浪之西北矣周濟晉略據方輿  
紀要謂海冥縣在盛京南六十五里挹婁城又謂長  
岑縣今遼陽州東之崇州然周氏謂樂浪立菟帶方  
三郡雖據今圖略可指別闕無左證卽如帶方郡治  
在樂浪南而海冥長岑二縣反在樂浪之北是周氏  
尙知帶方在樂浪之南疑其說之未可據汪氏則並  
不知帶方在樂浪南明明有魏志東夷傳亦不考及  
焉總之汪氏於漢世朝鮮國境地既不瞭然又於漢  
之立菟樂浪臨屯眞番帶方等郡分割不清

或有疑其得見

朝鮮諸史故言之鑿鑿今朝鮮諸史俱在何曾有汪氏說耶

凡故書雅記如前所

舉者皆不博涉詳考但以其疏陋之學浮薄之思自欺欺人時無劉原父胡身之其人遂使成名當今承學之士且有引以爲典據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此余所爲不避攻擊之嫌而大聲疾呼也

汪氏水經注圖不能參合酈氏各篇互見之文往往與酈說相違反余故別作水經注圖以正之

漢志陽山陰山考

漢志桂陽郡陽山侯國又有陰山侯國應邵於陽山下注云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獨怪陰山卽在此郡之末應邵雖疏何至眯目若此說者見續志無陽山謂後漢改陽山爲陰山故應說云爾或又謂前漢并有陽山陰山後漢省陽山入陰山或又謂漢志有陽山侯無陰山侯謂陰山侯國四字是衍文之數說者似是而皆非也前漢之縣後漢改名何限應氏不聞一一著其沿革則謂後漢改陽山

爲陰山非應氏之指應氏於後漢省併前漢之縣皆  
云縣某地有前漢某縣城見於水經注者甚多唯固  
始下云故寢也與此文意同則知此應說亦不爲東  
漢省併之故若云陰山侯國是衍文豈固始亦衍文  
耶水經沫水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縣本陽山縣也  
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形  
家言其勢王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考長沙孝王子  
宗以元帝永光二年封其子買奴以王莽篡國除若  
云後漢始改爲陰山則其國已除何勢王之有水經

漢志陽山陰山考

漢志桂陽郡陽山侯國又有陰山侯國應邵於陽山下注云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非也獨怪陰山卽在此郡之末應邵雖疏何至眯目若此說者見續志無陽山謂後漢改陽山爲陰山故應說云爾或又謂前漢并有陽山陰山後漢省陽山入陰山或又謂漢志有陽山侯無陰山侯謂陰山侯國四字是衍文之數說者似是而皆非也前漢之縣後漢改名何限應氏不聞一一著其沿革則謂後漢改陽山

爲陰山非應氏之指應氏於後漢省併前漢之縣皆  
云縣某地有前漢某縣城見於水經注者甚多唯固  
始下云故寢也與此文意同則知此應說亦不爲東  
漢省併之故若云陰山侯國是衍文豈固始亦衍文  
耶水經涿水又西北過陰山縣南注縣本陽山縣也  
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卽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形  
家言其勢王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考長沙孝王子  
宗以元帝永光二年封其子買奴以王莽篡國除若  
云後漢始改爲陰山則其國已除何勢王之有水經

注不言改陰山朝代以事理推之當在王莽專政之

年是改陽山爲陰山卽在前漢班氏故兩載之而兩

注侯國而年表中只載陽山侯是明以陰山侯卽陽

山侯也應邵恐人誤認爲兩縣故云今陰山也固始

與寢亦此例

漢志如定陵安邱新市劇縣皆只一縣先後屬郡不同故兩載之別詳余讀漢

志且長沙定王諸子所封之地皆不出嶺以北江以

南孝王兩子習封安平釐侯安平縣屬豫章郡

表注鉅鹿

非也宗封陽山節侯其地皆當密邇長沙漢家封王子

之例如此則陽山陰山在今衡山審矣此例不明因

之其地所在亦爲糾紛水經沔水湘水並載漢陰山縣元和志云衡山縣本漢陰山縣也以縣東百二十里有陰山爲名其說原不誤而宋書州郡志云吳湘東郡有陰山縣疑是吳所立此舛誤之始彼意蓋以晉宋桂陽之陽山爲漢縣又見應邵有陽山今陰山之說遂疑桂陽之陰山爲省併而以湘東之陰山爲別立不知晉宋桂陽之陽山水經淮水注明云吳孫皓分含淮之桃鄉立史記南越王傳尉佗檄陽山關云云

關在陽山縣西北

吳之陽山卽因關而名與長沙之陽

山無涉又見桂陽郡去衡山頗遠不得度屬不知漢之桂陽所屬之東陽已近衡山其地實相接故吳立湘東郡割陰山以隸之非別立也自宋志有此說而元和志遂徑以連州之陽山爲漢縣而謂後漢省併重置寰宇記又謂後漢并陽山于含滙是皆未檢水經注陽山是孫皓所置於是重背地謬而長沙孝王之子遠封於嶺嶠之南矣是不惟於漢志例未悉於漢王子封國之制亦未審矣

答陳仁先

問漢高遣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胡三省以爲在江南零陵之洮陽讀史兵略以洮是泚之誤未知孰是答曰此事互詳史漢高祖本紀及英布傳布傳言布走度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僞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高祖紀則言布走令別將追之擊布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漢書蘇林曰洮音

北通鑑則兼採紀傳胡注云布軍旣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因以零陵洮陽之洮水當之齊次風疑其太遠全謝山經史問答遂疑洮爲泚誤無論蘇林徐廣所見史漢皆是洮字布本傳史漢皆云走江南而後破之洮水泚水在江北與史漢皆不照其誤不待辨汪氏鐸又襲爲已說唯方輿紀要以溧陽之洮湖當之其說是也蓋是洮湖本荆王劉賈地布傳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是其地已爲布所得布敗走江南復於洮湖南北收集散

亡與漢別將戰於情勢甚合又敗而西走鄱陽爲番  
君所給於地望亦不乖若零陵之洮水是已近南越  
何復返至鄱陽爲所殺乎而全謝山乃謂洮湖在吳  
王渚國內深疵顧說之謬不知封吳王渚在滅英布  
之後明見高祖本紀是真以不狂爲狂者至若布與  
上過蘄西會稽史記作甄韋昭云甄蘄之鄉名史正  
義蘄音機沛之蘄城也通鑑俗本誤作鄆汪氏遂疑  
爲鹿邑之鄆縣是並史漢皆不檢矣余嘗謂汪氏一  
出已見便成謬誤非苛論也

答陳仁先

赤壁之地諸說紛紜有謂烏林卽赤壁者御覽

一百六十

九引荊州記臨漳山南峯謂之烏林亦謂之赤壁此

以赤壁在江北又有謂赤壁在漢川縣西八十里者

李吉甫已辨駁之御覽

七百七十一

引英雄記謂曹操北

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從

漢水下出大江浦口此亦以赤壁在江北然周瑜傳

言遇曹公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則

赤壁在江南審矣且張昭明言操得劉表水軍蒙衝

鬪艦以千數何謂無船然今嘉魚下有簪洲當亦因  
此得名文選注十三引盛宏之荊州記蒲圻縣治沿江  
百里南岸有赤壁此元和志赤壁山在蒲圻縣一百  
二十里所本在江南岸與操敗引次江北似合然此  
山自名蒲磯山故一統志駁之惟水經注在百人山  
南謂卽黃蓋詐魏武處而其上又云黃蓋敗魏武於  
烏林相去幾二百里足下遂疑其自相矛盾余以爲  
此不必疑也蓋曹操以水陸軍沿江而下聲言八十  
萬周瑜謂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所謂表眾不

過七八萬是則曹軍亦實有二十三萬以二十三

四萬之眾夫豈一二山林所能容

近日俄之戰兩軍不過八十萬亦

連營至二百里

劉先主伐吳連營七百里以首尾不能相顧

致敗然以二百里較之固不相侔也且水經注言赤壁之下有大軍山小軍山紀要謂是以吳魏相持陳兵名又其下有黃軍浦水經注亦謂是黃蓋屯軍所夫吳以三萬人拒曹操其屯兵處已幾及百里合劉先主劉琦之兵二萬餘人亦不過五萬餘人蓋赤壁爲操前鋒所及烏林爲操後軍所止吳軍以蒙衝鬪

艦數十艘從南岸引次俱前同時發火

觀此則知自赤壁至烏林

同時以火攻之蓋由南而北非必由下而上也觀周瑜傳自明是水經注所據於當時軍勢至合其他方志附會之辭正不必一一辨論也

## 答陳仁先

問劉裕伐南燕已過大峴乃至東莞東莞在大峴之南不應先過大峴後至東莞答之曰此通鑑之誤也宋書武帝紀義熙五年伐南熙五月師發京都五月至下邳軍進琅邪梁父莒城二戍並奔走大將公孫五樓說慕容超宜斷大峴超不從公旣入峴云云不言至東莞事然莒城逼近東莞則過東莞而後入峴可知晉書載記則明云其夏王師次東莞俄而王師度峴是由南而北次第了然通鑑乃載過東莞於入

峴之後情勢皆乖明人採輯十六國春秋又沿通鑑  
之誤不足據也

書讀史兵略後

此書爲胡文忠創意編輯者江甯汪君士鐸也但據通鑑鈔其文之有關兵事每段以今地理釋之其於兵機形勢略不論及間有抒議未盡精核後人以文忠功業重其書其實上不如胡梅澗下不如方輿紀要其分輯諸君雖一時知名之士而皆非地理專家且成書以年餘宜其未足入著作之林已